

老城里的吆喝声

张 港

老城之声不是汽车喇叭,不是婚礼鞭炮,不是广场音乐,这些到哪儿都一样,不一样的是走街串巷叫卖的吆喝声。

我自己就是听着吆喝声长大的,东北老城齐齐哈尔的吆喝声。

我小的时候,满街满耳尽是吆喝之声,没有吆喝的街道,肯定没住人家。

清晨,第一声吆喝是:“豆腐嘞——豆欧腐——”这声音将睡眠惺忪的爷们儿、小子唤出家门,披头散发的老娘们儿捏块盘子,来拣豆腐。卖豆腐的分片分街,也是承包,一个人一种动静。山东大院至芙蓉街,有个卖豆腐的,据说是有点儿毛病,他喊出的是:“豆腐嘞——尿尿。豆腐嘞——尿尿。”吃的东西跟尿混到一起,可这也算特点,他的豆腐买得特别好。有好奇的,还专程骑自行车奔他而来。

豆腐之后,是梆子声。这是卖清酱(酱油)、醋的,他们已经比较先进,不动手不动口,只敲梆子。没人来买,就是梆子声声,有人来买,他就东拉西扯,大哥老妹,逗上闷子,乘人家注意力分散,猛一提,忽一晃荡,提子里的液体可就没了不少。

上班的走了,上学的也走了,街上有人喊:“焊洋铁壶嘞——”全是山东味,发出的音是“喊洋贴户”。然后是摇拨浪鼓的:“鬼子红,敌百虫,五色颜料,钢条针。”某个季节,就有“小鸡来嗨,小鸭仔——”甚至“劓猪嘞——劓猪”的喊声传来。

贴近晌午,有了“小鸡糖,小鸭糖,香蕉糖,薄荷糖”,有了“冰棍儿三分五分的啊!”太阳一歪,剃头师傅上场,嗡嗡铮铮的唤头声就从街角来了。

在我听来,一日之际,最美的是黄昏之声。黄胡子老山东,一根疙瘩绳套两肩上,推辆木头独轮车,高声喊道:“扭杆唉嗨——扭杜来——”其实是熏酱牛肝、牛肚儿,老山东喊出的却是另一个音。车轮咿呀,满街飘香,勾引得老少爷们儿肚子里翻滚折腾,恨不得连那小车一口吞了。然而,老山东并没有喊完,他接着喊:“山猫肉——”“山猫肉”是啥?告诉你,就是打嘴巴子都不撒口的贼香贼香的熏野兔。这还不完,接着是“热乎哟——”每当这声音响起时,我就瞄着爹,他喉结一动一滚,抿一抿嘴,关上窗户,看书去了。

傻过十岁,我也聪明了一回,掐指一算,爹发薪了,我就学老山东忽高忽低地怪叫:“扭杆扭杜来——山猫肉——热乎哟——”妈说:“不许学人家!”学习还错么?明情的事儿,她是怕勾出某些人的馋虫来。我理直气壮地说:“管天管地,管不着屎尿放屁。”都说自己这是放屁了,还能将我怎样?爹推开窗子瞅瞅妈,妈看看我瞅瞅爹,相互三五个回合,妈从大襟掏出钱递给爹。我可算吃上了“山猫肉”。

奶奶睡觉娇性,有一只蚊子嗡嗡,她就睡不着,可是,“磨厄剪子勒喝——呛菜刀——哟——”这声音穿越四五条巷子,她却睡得最香。某日午间,她盘坐炕上,东歪西拧,不肯入睡,反复磨叨:“磨剪子的咋没来?”直到那声音响起,她才打上呼噜。吆喝就是这样深入人心。

细细想来,吆喝之声学养极深,极文艺范儿。

“破烂换钱,破铜烂铁换钱,书本报纸换钱。”虽是出自倒骑驴打镢人之口,却暗含诸多修辞。人家是换,不是买卖,钱简直是白给的。“破烂”与“钱”相对,这是对比修辞,换钱,换钱,换钱,这叫反复修辞,我给你的是钱,你给我的是破烂,来吧,你便宜大发了。况且,每一吆喝都在高低、停顿上用足了工夫。“破烂”低低的,长长的,拖着,猛的,冷丁来了“换钱”。艺术之美可与“天门中断楚江开”比肩。

我在中学读书时,每第四节课,窗外便响起“劳动保护——换钱,收水靴子,收手套——”整个教室稀里哗啦,收拾文具盒,收拾书包。“劳动保护换钱”三声落地,下课铃响,准确无误。其实,声音发自家属区,那边放麻雷子,这边都听不到,老远了。这是中午,转到傍晚彻底放学,那喊了一天的声音,五腔共鸣,依然穿街透巷,依然黄钟大吕,响遏行云。

劓猪、山猫肉,破烂换钱,永远成为历史,但吆喝之声,声声不息。

听窗外高喊“收家电——收电脑,收洗衣机,收电视机——”,无限回环。用上了电子装备,不能再叫“收破烂”了,得称之为“再生资源回收”,回收对象不再是破铜烂铁,而是家电。

前两年,小区装上精美的铁栅,大门有了电子门禁,从高处看,小区只是一个个排列整齐的方盒子。吆喝叫卖之声,再也没有生存空间。安静了,安全了,祥和了,可就是少了人间烟火之气。



雪焰 周文静 摄

打塘分鱼

黄 娟

家乡是江南水乡,水塘遍布村子各处,大大小小的水塘,像是撒了一张网,村民的日常围着这张网展开。

村子中间有一个大大的水塘,两边各一个圆,越到中间越窄,形似“葫芦”。岸边随意长着些梧桐、柳树,这些树都是自发长出来的,却长得高高大大、肆意盎然。

开春的时候,塘边的老柳树刚透着点青,村主任把一袋黑乎乎、滑溜溜的鱼苗倒进春水中,一圈圈花纹嘻嘻哈哈荡开。无外乎是鲫鱼、鲤鱼、白鲢、草鱼,都是民间餐桌上常见的品种。不用饲料喂养,水里自然有它们吃的。平时洗菜,有意无意丢的一些菜叶子漂浮在水里,一会儿就沉入水里不见了,我们在岸边偷偷乐。

等到杨柳抽出新枝丫,长出长长的柳叶,梧桐树也伸出一只只大大的绿手掌,水塘变成了“绿葫芦”,夏天就那样来了。夏天水塘里的水很浅,我们常常在里面洗澡,滑溜溜像条小鱼,水里不时冒出几个大大的泡,分不出是我们的还是鱼儿的。

春去秋来,不知不觉,风渐冷,天渐寒,苍黄的芦叶一夜之间白了头发,几只野鸭戴着芦花,游荡着出来晒太阳,我们期盼的腊月到了,一场精彩的大戏也将拉开帷幕。

打塘,分鱼,是年前村子最热闹的大戏。

水塘属于村集体所有,放的鱼也归村集体所有,男的女的、老的少的,在家的在外的,人人有份。等鱼自然长大,一般要三年,这时才能打捞一次,放干水塘的水,用渔网来来回回一趟趟地拉鱼,按照大小种类,一堆堆码放在岸边。

我们小孩子混在人堆里,等大人拉网结束,立马卷起裤腿,拎着篮子,赤着脚跑下去,往往能捡一些虾兵蟹将,运气好还能捡到蚌壳,敲开了若是里面有一粒小小的珍珠,马上引起大家的尖叫。偶尔还能捡到一个鸭蛋,摇一摇,呀,早就坏了。更多的是在玩泥巴,塘底的泥巴软软的、温温的,我们在泥巴里趟过来、趟过去,真是乐不思蜀。

尖叫声、打闹声、嬉笑声,混在一起,

在村子的上空飘啊、荡啊,再不停下来,村子就像个大气球,要爆炸了。人人都在忙,似乎人人又都在等待一个时刻的到来。

“分鱼喽,分鱼喽!”村主任的喊声预示着这场大戏的高潮要来了,人潮向岸边涌动。我们吃力地踩着泥巴,想快些上岸,不想错过分鱼的戏份。奈何下塘容易上岸难,最后是甩着一身的泥巴,被大人臭骂一顿,拎上岸。

只见男女老少手上拎着桶、拿着盆,把村主任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我第一次感觉到村子的人原来这么多。

“一家家的来,先抽签。”大冬天的,村主任脱去外套,只穿了件破了袖口的卫衣,额头上还渗着汗珠。

一堆堆鱼码成排,这边看不到头,那边望不到尾巴,像一列拉着鱼的幸福小火车,大鱼后面跟小鱼,小鱼后面跟大鱼,鲫鱼跟鲤鱼,白鲢跟草鱼,看似随意,却又有序。

“都没意见了吧,那开始分鱼了啊!”会计拿着纸笔一边核算每一家的人数,一边催促每一家派个代表抽签。“二黑家五口人,一口人分到一斤三两鱼,一共六斤半。”大家拿着手里的签,一边望着别人分到的是什么鱼,估计自己能分到什么鱼,一边在心里算着自己家能分到多少鱼。

“那条草鱼真大,七八斤总有,不知道谁走运了。”一时间,大家的关注点又被吸引过去了,在一大片羡慕的眼神中,那条鱼被人抬回了家。分到的人家难免要低调一点:“大鱼小鱼都是一样吃哦!”

“年年有鱼啊!”大家拿着分到的鱼,互相祝福。家里的主妇早就想着怎么来烹饪这些美味了。

柴禾在灶膛里发出浓浓的木香,锅里的水在翻滚,白白的豆腐围着切成块的鱼,那一晚,村子里家家的晚饭,都有一碗鱼,孩子们也分到了一碗白白的鱼汤。

第二天,太阳照在屋角晾衣绳上,几条鱼挂在上面,等着过年做红烧鱼块。

打塘分鱼,过年吃到家乡香甜的鱼,足够我一生回味。

